

滬劇

菜花金盞一

費昭珪原著

李智雁改寫

上海文化出版社

2
3

前 記

“一籃金花菜”是根據費昭珪的小型戲曲劇本“一籃草子”改編的滬劇本。(原作發表在“劇本”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號。)

故事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牛大嬸，清早到地裏去拔野菜，當作餵豬飼料，她看到社裏的金花菜長的很茂盛，就偷着拔了一些，藏在籃子底下。社長汪小定打此經過，告誡牛大嬸說 社裏的豬吃了她家的青菜飼料，打算賠她一籃菜。

牛大嬸丟了一元錢，被汪小定拾着了，汪小定趕回來還給了她。牛大嬸被汪小定的行為感動了，便勇敢地說出了自己偷拔金花菜的事。

這個劇本的故事生動地反映了人們思想感情的變化，和新道德品質的成長。改寫者爲了尊重原作，情節並未改動，只是添加了一些唱詞。

一籃金花菜

〔獨 劇〕

時間：春天。

地點：農村。

人物：牛大嬸，五十餘歲，農業社社員。

汪小定，二十五歲，農業社社長。

〔太陽剛剛出來，田野裏長着一片綠油油的金
花菜。牛大嬸揹着一只草籃輕靈地上。走圓場〕

牛大嬸：（唱“吳江歌”）

紅通通的太陽照山腰，
我比太陽起得早，
爲的是，家裏養着兩只豬，
每天拔草當飼料。
一路上景致無心看，

急急忙忙向前跑，
穿過田塍抄小路，
不知不覺到高橋。

(上橋，至橋頂站住)

我站立橋頭四下望——

(環視四方) 唷！

一片綠油油金花菜長得好！(“大陸板”
落腔)

(轉唱“流水板”)

村裏自從成立合作社，
生產熱情像火燒，
東挑塘泥西削草，
種得那金花菜足有兩尺高。(“大陸板”
落腔)

(下橋，又走圓場)

(轉“快板”慢唱)

肩揹草籃往前行，
行一里來過一村，

(停步，回頭望了望村莊) 啊！

我已經走了兩里路，

不覺就到秋涼亭。(“暖熱板”落腔)

啊呀！我老太婆這幾天腳頭真輕，二里路像一陣風，一捲就到啦！哈……(自己想想覺得好笑，視線慢慢移至地面，見野菜茂盛，十分欣慰)唷，嘖嘖！

(唱“大陸板”)

涼亭旁邊野菜興，
又肥又壯又嬌嫩，
今天真是好運氣，
讓我拔它個滿籃回家門。(蹲下，拔草)

(唱“採花調”)

拔一株來抖一抖，
爛泥沾滿一雙手，
拔得我手臂酸又痛，
心裏却是樂悠悠，
但等豬草拔回家，
豬兒吃了長板油。(邊拔邊移動)

(轉唱“基本調”)

近來老頭子身體不健壯，
田裏做起生活來少精神，

待等一到清明節——

先殺一只豬，

(唱)補補老頭子身體最要緊。

(起立)對，我就是這個主意。(拔了一陣，望了望手中的籃子)哈哈……

(接唱)我一邊拔來一邊村，

心裏高興手裏也有勁，

不到半支香工夫，

小半籃野菜重戥戥。

(拍頭向前一看，驚訝地)唷！前面不是我們的一坵“長畝五”嗎？……

(接唱)自從我們參加了合作社，

這一坵“長畝五”也交了運；

油光碧綠密層層的金花菜，

看得我老太婆心裏真高興。

(走到田邊，拉起褲管跨下田)

(轉唱“大陸板”)

我雙腳跨進“長畝五”，

金花菜長得真肥嫩，

和隔壁田裏比一比，

好壞就有天地分。
望田頭來想從前，
從前是，此田名叫“無穀嶺”，
野草可以當凳坐，
田鼠到處來橫行。
常言道，人多手快力量大，
此話看來理是真。
我越看越想越眼紅，
可惜現在啊——
此田合作社社員都有份！

（雙手不時撫摸著金花菜，獎慕地）這金花菜多
好啊，又大又嫩，要是讓猪吃了……（立即
住口）唉，這話講不得，要是被旁人聽到了
……（望了望四周）哦，還好，一個人也沒有。
（發呆片刻）哼！

（唱“基本調”）

金花菜橫豎是社裏種，
我是社員也有份，
割它幾把有啥關係……

（正想動手，又覺得難以下手。音樂緊張）唉！

被人家看見難爲情！（“大陸板”落腔）

（“大陸板”起腔）

我還是安心去拔野菜……

（跨上田塍，舉步欲走，又停下，回頭留戀地望著金花菜田）喂！

金花菜又打動我的心。

拔拔野菜要拔半日禾，

割一籃金花菜不費勁，

我倒不如順手把它割，

裝它個滿籃回家門。（“汪汪調”落腔）

（猶豫了一陣，鼓了鼓勇氣）哼，只割一次有啥關係……（音樂緊張。她望了望四周，急步下田，東一把西一把地亂割起來。爲了壯自己的胆，她邊割邊說）猪吃了金花菜，猪棚裏糞多了，肥了，還不是社裏有好處嘛！（塞滿一草籃，上田塍）哎呀！這一籃金花菜，要叫人家看見，這……這怎麼辦呢？（心生一計）對！（把金花菜倒在地上）我把籃底的野菜，倒出來放在上頭。（把金花菜塞進草籃，野菜蓋在上面，揩汗，鬆氣）好啦，好啦。老話講：“偷柴過山，

偷菜過販”，我今天雖則不能算偷，還是走得快一點爲妙。(急步圓場)走吧！

(唱“快散板”)

揹上草籃急急行，
一只小鹿撞在心；
自家田割草自心虛，
是正是歪，叫我自己也分不清！(急下)

〔汪小定肩挑担子愉快地上。走圓場〕

汪小定：(“快板”慢唱)

百花齊放在春天，
綠油油金花菜長得齊，
從前這裏是“無穀嶺”，
今天都成了“豐產田”。
我肩挑猪糞上前去——(下)

〔牛大嬸急上〕

牛大嬸：(接唱“快散板”)

我兩腿發軟像彈棉。
馬掛銅鈴心發慌……
我還是，大模大樣走向前。(“汪汪調”
落腔)

(她把腳步放慢，故作鎮定)對呀，急點啥呢！人家說“心頭無事直篤篤”。(走了幾步，腳步又快了起來)哎，真要命！……

(汪小定上)

牛大孀：(見汪小定，急忙放慢腳步，柔聲細氣地)唷，汪社長，你挑啥呀？

汪小定：牛大孀，你早啊！我挑的豬糞，壅金花菜田的。(歇下担子)

牛大孀：(微微一怔)壅金花菜？田裏金花菜不是長得蠻好嗎，還要壅它做啥？

汪小定：好了還怕它更好嗎！(見牛大孀籃中野菜)喲，牛大孀！

(唱“陽血飄”)

我豬糞不過挑到第三担，

你猪草倒拔了一滿籃，

這樣一看你比我快，

(見牛大孀無心聽話，慌慌張張地想奪路避下)咦！

大孀爲啥要緊把家回。

牛大孀：(一面發笑，一面打訕)我……我……

汪小定：急啥？歇歇力嘛！

牛大嬸：(忙搶辯)汪社長，你看呀！

(唱“汪汪調”)

太陽已經百丈高，
我回去還要燒豬草，
哦，洗飯鍋，燒中飯，
我怕老頭子等得心裏焦。
這一摸，那一弄，
弄得不巧，中飯點心要一起燒！

汪小定：好吧。(挑起担子欲下，忽又想起一件事)啊呀！

(旁唱“三角板”)

剛才社裏九頭小黑豬，
偷吃了牛大嬸家一籃草，
要是被她一曉得……

牛大嬸：(倏倖地)還好！

(旁唱“三角板”)

要是被他曉得就不得了！
讓我趕快回家去，(欲下)

汪小定：(堅定地)不應該瞞她。(忙把牛大嬸叫住)喂
喂——

(接唱)牛大嬸你慢點跑。

我還有一句話要對你說，

牛大嬸：（不耐煩地）社長！

（接唱）你看天色已經不大早。

汪小定：（微笑）哦，說出來恐怕你要心痛！

牛大嬸：心痛啥，你快說呀，我要走了。

汪小定：大嬸！

（唱“陽血調”）

爲只爲，今日社裏挑豬糞，

開開了兩扇豬欄門，

放出九頭小黑豬，

闖進了你家後庭心。

牛大嬸：（發急）啊呀！我家後庭心裏，有一滿籃豬草倒在地上的呀！

汪小定：是啊！

（接唱）小黑豬一見好豬草，

一起搶來一起爭，

等我進去想把牠們趕，

一籃豬草都吃乾淨。

大嬸啊！

此事社員們都知道，

請你不必怒氣生，
豬草是你氣力換，
等一歇，賠一籃給你送上門！

牛大嬸：(不高興地)這個……(轉眼看到自己的草籃，轉為溫和地)汪社長，這還要賠嗎？我家的豬還不是和社裏的豬一樣嗎？社裏的豬我也有份，我的豬社裏也有份，不要賠，不要賠。

汪小定：怎麼不要賠，要賠的，即使是爲了社裏的利益，也不能損害社員私人的東西呀！等一歇給你送上門來。好，我先走了。(下)

牛大嬸：(有所思地)即使是爲了社裏的利益，也不能損害社員私人的東西。唉……

(唱“三角板”)

汪小定年紀雖輕真厚道，
社裏有了他，事情就辦得好。

可是……可是我呢？(聽過地半晌不語，突然向著汪小定的去路，高聲地喊)汪社長！汪——社——長！(沒有回音)唉！

(唱“快散板”)

只見他，高高興興把担挑，
我的心中像火燒。(轉“基本調”落腔)
左思右想無主意，
還是到社長面前去檢討。(欲下)

(猶豫)唉！

(唱“陰血調”)

人要臉來樹要皮，
傳揚開去總不好。

(轉唱“快散板”)

牛大嬸，揸起草籃回家轉——

(揸起草籃，圓場)

我趕快回家去燒猪草。
社長他自己常常說，
一個人的缺點總免不了，
要做一個進步的人，
只要把缺點肯改掉，
我今天做了這件事，
也用不着坦白去檢討，
我一個人回家偷偷來改正，
免得背後惹人笑！(“硬煞板”落腔)

〔牛大嬸急下〕

〔汪小定手拿一張一元面額的鈔票急上〕

汪小定：（“快板”慢唱）

挑担挑過“無穀嶺”，
路旁邊，發現鈔票一元正，
不沾露水不沾泥，
鮮紅油光簇嶄新。
大清早上誰走過？——
我想來想去，只有勤儉的牛大嬸！
她失落鈔票一定會心頭痛，
我特地爲她送上門。（“基本調”長過門落腔）

（將鈔票放入內衣口袋，紮腰帶，捲褲管……）

〔正在這時，牛大嬸雙手亂摸自己身上的衣袋，
神情緊張地自原路急回上〕

牛大嬸：（唱“快散板”）

肩揹草籃轉家門，
失落鈔票一元正，
失落鈔票我心頭痛，
唉，叫我老太婆哪裏去找尋！（“汪汪

調”落腔)

(饒頭在地面上尋找。圓場)

汪小定：(正欲開步，忽見牛大孀)噯，大孀！你在尋啥？

牛大孀：(聞聲一驚，抬頭)噢，社長，是你啊。你拾到過錢沒有？

汪小定：(故意)錢？錢哪裏拾得到！沒有。

牛大孀：(欲尋下)我失落錢了呀！

汪小定：(急忙拉她回來)

(唱“綢腔”)

大孀你先定定心，
性急慌忙到哪裏尋？
究竟丟了多少錢，
啥等樣鈔票講我聽。

牛大孀：(焦急地)

(接唱)你到底有沒有看見我鈔票？

不要同我尋開心。

汪小定：(接唱)心慌不能吃熟粥，
你不講明白我弄不清。

牛大孀：啊呀！

(接唱)急驚瘋碰着個慢郎中，